

秘 密 山 戰

柯兴 著

Underground Warfare



柯兴 著
Underground Warfare

秘密战

 江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秘密战/柯兴 著.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9.11

ISBN 978-7-5392-5501-9

I . 秘… II . 柯…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90946号

书名: 秘密战

MI MI ZHAN

作者: 柯 兴

出 品 人: 傅伟中

责 编: 熊 侃 万 哲

策 划: 念念文化

特约编辑: 刘玉浦 魏 力

装帧设计:  13641164039

出 版 江西教育出版社

发 行 江西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抚河北路291号

邮 编 330008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5

字 数 350千字

版 次 2009年11月第1版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392-5501-9

定 价 29.90元

目 录

第一章.....	1
三姨太太握住他的手不放，却用另一只手替他从烟盒里拿出一支，塞到他的嘴里，脉脉含情地盯着他。二十五岁的司令夫人，眼睛里燃烧着青春的情火，她这双目光射向年轻的副官，险些把副官的两眼碰出火星子来。	
第二章.....	12
关华点点头，和这个有一张黝黑窄脸的青年握了握手。与此同时，他又看了看郭中堂身后那个脸色苍白、却十分漂亮的的女人，不觉一怔：她不是军区文工团的吗？他们结婚了？什么时候？	
第三章.....	24
冯强说：“不过现实却非常严峻，敌人把我们封锁得连一张纸、一支笔都运不进来，简直是风雨不透，鹰鸛难飞！而据情报来看，陪关城里‘鲁白公馆’搞政治情报的那个老鬼子中野秀夫，又已经知道了我们成立电台工作队的事情。你要特别当心，他准备指挥刘松德这个地头蛇，专门来对付你。”	
第四章.....	30
经过苦战突围，只有身负枪伤的朱大山突围出来，其余的人，全部壮烈牺牲。崮岭区红缨子游击队在一个老深沟里发现了奄奄一息的朱大山。朱大山向红队长报告：“敌人已经知道了后勤支队的坚壁计划，宫副政委掩护我突围时，告诉我说，一定设法通知支队，特别是电台，千万不要再	

去南岭区，要转移到预备坚壁点岗岭区去！注意内部有奸细！”朱大山说完，就咽了最后一口气。

第五章 38

“好兄弟，你的儿子，成人了！”老猎人举目仰脸望着天，嘴里喃喃地说，“华子，记住你爹，关震山，他是条硬汉子！”

赵天又把关华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嗯，像他爹——高高的个头儿，满脸一股子倔强的劲儿。

“好样的！”老人高兴地拍着巴掌喊道，“不是孬种！”他的眉眼儿都乐成了一条线。

第六章 47

这工夫，她真有些按捺不住了。她的心绪是亢奋的，感情是荡漾的，青春是勃发的。她那一双描得漆黑的柳叶似的细眉，两鬓蓬蓬松松的黑发，把她的脸衬托得越发白皙了。特别是那双惺忪模糊的醉眼，像燃着的两把火，光闪闪的，引逗得人心恍惚。

第七章 59

老陈叹口气，接着说道，“我借着烟火亮，一看，娘喲！就见他头戴钢盔，身上还穿着黄呢子军大衣哩！狗日的，这不是鬼子是谁呢？正好，我手里是刚找到的那把锅铲子。等对完火，我把身子往后一侧棱，朝他那张狗脸狠狠就是一锅铲子：滚你娘的蛋吧！我夺过他的枪就跑。刚跑两步，政委，您说那狗日的该死不？原来他没死，站起来就喊。我想，坏啦！他这一咋呼，还不把咱给暴露了吗？狗杂种，这回我手里可不光是锅铲子了，我端起枪，就给了他两枪！我心里还骂哩：狗日的，我打死你，再叫你暴露目标！……”

第八章..... 69

红缨子虽然感觉到了他神态的微妙变化，却不理解其中的含意。她垂下眼睛，沉思了一会儿。当她冷不丁抬起头的时候，发现他两眼死死地盯着她，他的眼睛里，浮动着一种难以抑制的痛苦和渴望的神情。

“啊！”

红缨子辨不出廖休这种复杂神情的具体内容，但是她一接触到这种眼神，便禁不住浑身一阵战栗，一种惊恐的感觉袭上心头，她在心底里惊叫了一声，赶忙走出去了。

第九章..... 79

郭中堂如同刘芳芳在医院时一样，照旧每天来看望她。可是越到后来，她越觉得郭中堂来的次数少了，来了以后，待的时间也短了。她的孤独感就愈发强烈，因而思念袁哥的感情也随之强烈起来。

孤独的刘芳芳站在有玻璃的风门后头，用深情的目光贪婪地看着屋外的春天。她此时此刻，多么盼望她唯一的亲人能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啊！熬过了严冬的人，多么珍惜春天哪！

第十章..... 92

他站在房架子上，心里直琢磨：敌人这次突然奔袭，看来是有目标的，事先是得到了情报的。问题越来越清楚，消息是从内部走漏出去的，敌人的奸细肯定就隐藏在支队内部！

下半晌，正当关华蹲在房顶上，挽着袖子，用抹子给房盖抹头道泥的时候，老远瞅见廖休和郭中堂从山村石子铺的斜坡路上往这边走过来。

第十一章..... 99

“好是好。”关华说，“但是上级给你的任务，是负责保护整个支队，不光是电台队呀！电台队这边，你放心，我们还有一个警卫班。再说，有了情况咱们还可以联系嘛！”他想了想，用沉静而坚定的语气又说：“敌人正在扫荡，战争正在残酷地进行，红缨子，往后，斗争会更加激烈，更加艰苦！我们都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迎接严峻的考验！”

第十二章..... 107

那禅房里，被糟蹋过的两个十七八的大姑娘，浑身被扒得精光，躺在地当间儿，三个马子和那个大和尚围坐两旁，在她们的小肚子上摸牌玩。每人身边放着酒碗，谁输了谁喝。正玩得兴起，喝得酒酣，猛听一声断喝，看见一个少女，威风凛凛，手持猎枪，突然出现在门口，一个个全都愣住了。

第十三章..... 122

女游击队长站起来，漫无目的地转过小山冈，猛然看见山腰盘路上来了两个鬼子——穿着白汗衫，手里提件黄皮，钢枪挂在胸前，一摆一摆的。这两个家伙，间隔二三十步远，一前一后，一走一拐的，不知是扫荡砍杀了一整天累没劲了，还是受伤掉队了。

第十四章..... 135

关华一边听着，一边想着。过了一阵子，他突然问道：

“郭中堂的前妻啥时候到过白马村？”

红缨子眨巴着一对大眼睛，想了一会儿答道：

“大概是这次刘松德对山村扫荡的头五六天吧。”

“就是说，那个女人下山五六天以后，刘黑子进山扫荡的，是吗？”

关华重复着她的话问道。

“一点儿不错。”红缨子笑着说，同时看着关华。关华凝住双眉，眼睛凝视前方，紧张地思索。她又说：“关政委，你想得太多了吧？廖副主任可是把郭中堂当成香饽饽了。你怀疑他？”

第十五章..... 141

廖休在白马村的这家地主大院的上房里，把刘汉臣的信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心里挺满意。刘汉臣的信上说，“正当国难当头，贵军根据地遭受敌寇扫荡之际，本着精诚团结、国共合作之精神，本着抗日统一战线之原则，只要贵军需求，友军无有不应。兄弟当提携三军，拼死救助，此乃民族之重任。望年兄切无生疑，汉臣死无二心”云云。每念到这一段，廖休简直是感激涕零了。

第十六章..... 149

何兰亭把孟三虎的衣领猛地一扯，指着他肩上带着红道道的老茧，奸笑一声：

“别装蒜了！这是扛枪磨的吧？”

孟三虎沉稳地又往扁担上拍了拍：

“干长了这个的，哪个肩上没有老茧？”

何兰亭又把他的右手拉起来，拔着他二拇指上的茧子说：

“这也是扁担磨的吗？小心诌掉了下巴颏子！这是抠扳机磨的吧？”

第十七章..... 160

女人把她浓黑飘垂的香发，触到了青年的脸上，搔他痒，用迷人的眼睛望着他，把她红润丰腴的嘴唇递过去，亲热地低声说：

“文彬，抱着我，亲亲我呀！……”

她甜蜜的微笑，火一样热切的目光，裸露着的、让浓密飘动的黑发衬托得更显白嫩的脖颈，以及传到青年身上的馥郁芬香的体热，所有这些，

都是发生在这个极其幽静的小院屋里，愈发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

第十八章..... 174

“廖休同志，你的决定是错误的，危险的。你不要再走下去了。这不但关系到你个人的安危问题，更关系到整个支队的安危，关系到收抄党中央文件的大事！必须得到支队党委的同意，不然，你无权做出这样的决定！”

听了关华这几句话，廖休吃惊地睁大了眼睛，眨动着眼皮子，张着嘴巴，说不出话来。他那张原本苍白的脸，这会儿憋得红涨起来。

第十九章..... 182

一出宴会厅，刘汉臣便直奔政训处，询问参谋处有没有来电话。表面上，他是出来部署派兵去山村“保护”八路军留在内线的军政人员，实际上，他早已走完了这一步，现在是打听派出去的队伍的行动情况。刘汉臣是一个悄悄走在计划与时间前头的人。

第二十章..... 187

郭中堂扭脸一瞧，吃了一惊——又是这个姓关的！

进入山村以来，他和关华几次接触，觉得这个人挺难斗——关华发怒的时候，偏偏能克制住自己，变得异常冷静；他对你有怀疑的时候，言语之间从不吐露一个字，让你感觉不到他是啥想法。记得那次被关华追回来，廖副主任狠狠地训了关华一顿，可姓关的始终没发火，在原则问题上却寸步不让，用他的沉着冷静打败了易于激动的副主任。

第二十一章..... 197

“站住！”廖休厉声命令道。他浮肿的脸上，显出暴怒的神色，两只眼睛里闪着凶狠的光，一道青筋从他的额角上凸露出来。他拉长了脸，死死地盯着关华，一件令人生疑的往事，瞬间又突然闪现在廖休的记忆里。

第二十二章..... 207

“廖副主任，”红缨子转身走回去，对站在上屋门口的廖休说，“关政委是不是叛变过革命，出卖过根据地的情报，等反扫荡完了，让军区来做决定吧。”她把眼睛闭了一会儿，极力抑制她的悲愤，“真没想到，你原来这么容不得人！我明天派人设法找到军区司令部，把关政委送走。”

第二十三章..... 216

“是我推测的。”关华说，“你看，你从‘鲁白公馆’出来以后，为了你而着急、出钱、出力的舅舅始终没有去看过你，始终没有露过一面。和你来往的是打着你舅舅儿子旗号的你的表哥——郭中堂！你从来不觉得这是件怪事吗？”

“是——”刘芳芳惊恐得说不出话来。她感觉到这里面好像有什么更为严重的事情。可是这些细枝末节她过去确实没怎么注意，也没有产生过什么怀疑。

“郭中堂，”关华说，“这个人把你从地狱里救了出来，对你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使你非常感动，你真的以为他是你的表哥，你从来也不怀疑他有可能是个假表哥？”

第二十四章..... 227

昨夜，黑小子刘松德逛杨柳街，副官的心腹兄弟向他咬耳朵，说黄姑又去日本顾问那里了。今天一早，张文彬得到中野要找刘司令的吩咐，便借机闯进那个有月亮门的独院里，进屋一看，黄姑果然不在！他挪开那张双人沙发，从沙发靠后面取下那块方木板，一看，黄姑的收发报机依然还在。当时，他把沙发挪回原处，开车全速驶向杨柳街。他要不误一分一秒，用最快的速度把刘松德拉回来，让黑小子司令看看他的三姨太太昨夜是在谁的被窝里睡觉。说不定生性暴躁的刘黑子一气之下宰了那个女妖精，

除掉这一害！

第二十五章..... 232

接到军区的指示信已经好几天了，廖休还是不和关华面谈交换意见。关华找他两次也都被支吾过去。关华想趁今天给伤病员和廖休他们送点儿锅饼牛肉的机会想办法跟他好好谈谈，开诚布公地把思想上的分歧和对郭中堂的看法彻底摊开来。希望廖休能放弃自己的立场观点，回到正确的思想轨道上来。按照中央的精神，按照军区党委的指示，统一思想，统一步调，不然很难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第二十六章..... 236

突然，红缨子张开双臂抱住他，紧紧地把他搂在自己怀里，搂在初恋少女跳动着的心窝上。

路旁，挂着残叶的枝桠半裸的槐林把淡月的清辉筛下来，或疏或密，上下错落，有如月光掩映下秀美的少女，婀娜多姿，娇娆妩媚。

第二十七章..... 240

孟三虎把烟袋锅伸进光板羊皮烟荷包里慢慢地挖着，愣着神儿思摸着，把两眼望向山坡下。山坡下就是青石峪。那里有他正在月子里的媳妇，有他的儿子铁柱，有他的老娘孟奶奶，有相处多年的乡亲老邻，有共患难的电台队……所有这些，难道能让即将到来的大扫荡全部荡平，全部化为灰烬吗？不能！当然不能！特别是电台队更不能眼瞅着让敌人吃掉！那怎么办呢？还往山里跑吗？

第二十八章..... 247

他们围绕着林三情报中提到的“内部有奸细”的问题进一步做了分析研究。关华特别询问了郭中堂的种种表现，以及他的前妻——那个鼻尖有

麻坑、脑后有圆髻的女人是否又到白马村来过。

“华子，”红缨子着急地说，“根据你对郭中堂的分析，我看那个内部奸细就是他。你看怎么办哪？”

第二十九章..... 254

关华把红缨子送来的那张纸又反复观察了一阵子，他看得出，这是从一个小本子上撕下来的，而且是刚刚撕下来的，碴儿口都是新的，还没起毛边儿。可是他弄不明白的是，关于张云清的情况，郭中堂是怎么知道的呢？除了刘芳芳和廖休，现在支队的人大约再没有人知道这个名字了。奇怪！

第三十章..... 260

“你先别高兴得太早。”黄姑疑惑地说，“头一回劳山村一带的围剿失利是郭中堂的情报差错。但是上次，你要中野帮你来个‘虚张声势’的扫荡，根据姓廖的给你提供的情况，明明知道八路支队和电台潜伏的地点，你不还是没逮着他们吗？你叫中野怎么相信你呢？”

刘汉臣使劲儿瞪了她一眼，伸手在她白嫩的脸蛋上轻轻地捏了一把。

“小淫妇！”他说，“跟中野睡了几夜，说话也洋气起来了！别忘了，说到底，你是属于我的人。娘希匹！”

第三十一章..... 269

你还别说，红缨子的话音儿还没落地，从后街口碾屋犄角果真拐出一个人来。这个人身上穿一件白土布小褂，腰上扎条三指宽的皮带，斜挎一支二把匣子短枪，小白褂外头套一件青布夹袄，没扣扣子，俨然是个武工队的老八路。这是谁？——郭中堂。

这几天，郭中堂心里直嘀咕，害怕碰见关华，老是躲着走。不承想太阳快落山了，关华还耽搁在白马村，让他给撞上了！

第三十二章 275

关华第二次出来，和两拃笛直奔村外。出了村，在村口附近一个废弃的小石屋跟前，红缨子迎了过来。

“政委，”她急切地说，显然有点儿激动，“来取郭中堂那份情报的人逮着了！”

“是吗？太好了！”关华一听，惊喜地叫道，“什么样的人？”

“就是郭中堂的前妻！”

第三十三章 280

吃过晚饭，天黑下来以后，郭中堂在村里转了转。谁知他刚到村边，就见场院上有个女人又哭又闹，坐在地上两手拍着大腿，骂些不堪入耳的脏话。郭中堂连忙蹑手蹑脚地绕过几棵树，往那哭闹声传来的地方奔去，趴在树后探头一看：他妈的，糟了！她被人逮住了！一定是她在取情报的时候叫人家给逮住的。

第三十四章 285

关华打开小本子，翻了翻，找到被撕掉那页的碴口，又从兜里掏出郭中堂写着情报的那张纸，往一块儿一对，碴口吻合。他把情报放在手上，递给郭中堂看了看。郭中堂黝黑的脸一下变得蜡黄蜡黄，窄窄的额头上立即渗出了汗水，恐惧地瞪着两只贼亮的小眼睛，垂下了头。

第三十五章 293

张文彬心不在焉地观察着这间屋子，突然发现正在为他打扫屋子的勤务兵把碎成两半的小圆镜拣到一起，要往外扔。他喊住勤务兵，把两半的圆镜要过来，挥挥手让那个勤务兵出去了。“真像是我送给她的那个。”长脸形的青年自语道。他翻来覆去、仔仔细细地观察着。那小圆镜的背面是

一幅大公鸡的彩色画，边上空白的地方写着“芳芳”两个字。“啊！果然是。”
副官不胜惊愕，低声自语。

第三十六章..... 300

有时鬼子正蹲在据点院儿里吃饭，不知从哪儿打来一枪，那鬼子捧着饭盒倒在地上；有时鬼子上厕所刚解开裤带，屁股蛋上挨一枪，一头栽进厕所里。有时鬼子小队长在哪个村里开会庆祝皇军扫荡胜利，正讲八路被消灭了，日中提携建设王道乐土呢，一枪就被撂在桌上！真是八公山上，草木皆兵。

第三十七章..... 308

关华扭头瞅瞅窗外，正在这时，灰暗的纸窗外头，突然闪过一道白光，非常明亮耀眼，仿佛是谁从屋顶上往窗户跟前抛下的一个大火球，眨眼间这火球把纸窗烧了一个洞，顺着天线就要滚进来。危险！显然，一个震耳欲聋的炸雷紧接着就要滚进来，就要在报房里炸裂，炸毁收报机的零件，炸毁女报务员两耳的鼓膜，把她变成聋子！

第三十八章..... 313

他抹搭抹搭眼皮子，往上翻了翻白眼珠儿，想从年轻人的脸上探测出点儿底细。但是当他一看见这个年轻人两眼射出的令人胆寒的目光，便急忙低下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半天才小心翼翼地问：“那……那您说我是干什么的？”

支队政委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眼光盯着他，暂时沉默了一会儿，此时此地这种沉默使周围的气氛更加紧张。

“你问我，你是干什么的吗？”

“啊，是啊……”

“你是八路的奸细！”

第三十九章 320

红缨子把曹大个儿的头搬起来，叫了一阵，曹大个儿微微睁开了眼皮子，断断续续说不了一句完整话，红缨子把它们连起来想了想，明白了，他是说：92军的人把关政委逮走了。廖怎么样？廖休也同时被捕了吗？没等再问，曹大个儿就断了气。

第四十章 330

刘汉臣说两次相逢，廖休说他两次危难都是刘汉臣援救。其实，这两次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头一回在青云镇，廖休虽然是通过旧时学友刘汉臣向92军求援的，但是当时他到底是往天山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军区后勤支队的负责人，求援归求援，他毕竟是共产党八路军这方面的代表人物。而这一回则不同喽！这一回他是刘汉臣的俘虏！

第四十一章 343

“听说，”她拉着长声说，“抓来了个女八路，长得不错，果然是不错嘛。你说是吗，副官？”

青年副官心里明白了：眼前这个一向引诱、追求他的司令夫人今天跑到这里来，至少是嫉妒和疑心两种因素都有的缘故。他在心里发出一声鄙夷的笑，机警的眼睛里闪过一道轻蔑的光，倏地又消失了。

第四十二章 350

那天夜里，当他在六碑九孔桥上见到廖休，问他牵制小组的同志们在哪儿的时候，廖休突然一声高叫：“就在周围！”——关华简直完全惊呆了，他意识到了情况有变，但是已经晚了。事先埋伏在周围的一伙顽军一下蹿到了他的面前，数十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曹大个儿企图抗击，保护关华脱险，但是已经太迟了。更使他震惊的是，撂倒曹大个儿的那背后一

枪正是廖休打来的。

第四十三章..... 358

程二牛抓起枪，孟三虎冲他摇摇头。两杆筒懂得了他的意思，说句“这回俺来！”眼疾手快，搬起一块石头蛋，一使劲儿推了下去，正砸在最上头那个伪军的脑袋上。只听一声“哎呀娘！”便摔倒了下去。摔倒下去的伪军又砸在他下面的那个伪军头上。就这样，你砸我，我砸他，那三四个伪军像下饺子似的都给摔倒下去了，趴在崮根上，爹一声娘一声直叫唤。

第四十四章..... 364

“下去干吗？”女游击队队长的眼睛闪现出睥睨不屑的神情，冷笑着说，“在这上头多保险！炮打不着，鬼子也上不来。几百发炮弹，没碰着我们一根汗毛。我们每人带了三个月的给养，上头还有两个‘天池’，有吃有喝，我们愁啥？你回去告诉中野，我们哪儿也不去，一定要在天台崮上过个冬，来年开春才走哩！”

高大麻听了，愣愣怔怔地瞅着红缨子，红缨子正双手按在两支枪柄上。高大麻心里暗自嘀咕：三个月的给养？养他妈的屁！瞎吹牛，再困你一个月，全都挺尸去吧！

第四十五章..... 372

那扮成日军联队长的红缨子知道自己的翻译官不会说日本话，再这样说几句，咱这翻译官准露馅儿。到那时，等对方先开枪咱可就被动了。不行，必须打她个措手不及！干脆，“砰砰”两枪把她先撂倒吧！

谁知，黄姑想在了红缨子的前头。精通日语的三姨太乍一听那“翻译官”瞎哇啦一通，愣住了，很快，她下意识地躲到几个侦察队员的身后，就在她举枪的工夫，红缨子的枪响了。

结 尾..... 382

女文工团员刘芳芳默默地伫立在墓碑前。

悲苦痛悔的神色依旧停留在她苍白俊秀的脸上，泪水滴湿了洗得发白的军装前襟，滴湿了墓碑前的青石。

坟上有一个铜制烟盒，那是张云清死后留下的唯一遗物。青石上摆着一束黄灿灿的山菊花，花束中间放着两片并对在一起的小圆镜。